

永遠的搖滾少年陳瑞凱 放肆青春揮灑人生

專訪

【記者翁浩原專訪】阿凱說「我們玩了14年，還是覺得音樂很好玩，我們30幾歲，看起來還是很年輕。」他是成軍超過10年的1976主唱，以《不合時宜》獲得今年金曲獎「最佳樂團獎」，本校土木工程學系校友陳瑞凱。

陳瑞凱不是大家印象裡，如滾石樂團主唱，米克傑格那樣狂放不羈的「典型搖滾歌手」，反而是歌迷眼中的文藝青年。小時候的他想成為土木工程師，「看著最小的舅舅工作室裡頭，那傾斜30度的繪圖工作台，想像著自己畫著工程藍圖，多麼厲害呀！」這樣的嚮往，讓他在建國中學畢業後，進入土木系就讀，其努力用功的程度，使他曾拿過工學院高材生的「大禹獎」。阿凱說「不管角色怎麼多變，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格外投入。」

童年心中嚮往的工程師畫面，在接觸音樂後，發現音樂的美，開始產生變化，他在高中加入民謠吉他社，大學時代是西洋音樂社的一員，阿凱開始認識不同的人，如：導演莊志文、河岸留言老闆林正如、糯米團馬念先等。當時觀子音樂坑的林生祥、鍾成虎等人。他們當時和學校商量，在牧羊草皮開售票演唱會，阿凱說，「沒人想過要這樣，他們這樣幹實在很厲害！」，我心中也吶喊著：「我也好想這樣做。」阿凱回憶笑說，這樣的心情讓他持續努力著，即使現在身為職業音樂人，阿凱對音樂「是一種潛意識的喜歡。」他回憶，大學會開始寫歌、組團、練唱和表演，是因為「練團可以賺零用錢，還可以耍帥，吸引異性，是多棒的一件事。」這樣有趣的動機，讓他在現已歇業的Vibe PUB中表演，當時Vibe規定要唱自己的作品，才能表演！自此他開始創作。

對地下樂團十分有研究的地下好樂作者許逸凡說，「陳瑞凱以音樂將抽象化成具象。」這種能把非實體的感性化成文字的能力，對於熱愛自由的他，無疑是如虎添翼。許逸凡指出，阿凱是將舊的翻新，重新賦予新樣貌。談到阿凱對於創作音樂的態度，「是一種自我實踐，要先能感動自己的作品，才能唱給別人聽。」西語系校友蔡安惠說，聽76的歌有種追憶青春的感覺，充滿詩意影像和畫面。獲得金曲獎對他們來說是絕佳的肯定，阿凱說，「樂團要有特色，才能吸引幾百萬投資在你身上」。阿凱說，我們開始努力營造獨立音樂圈，而且「要把音樂當作一個職志，而不是一個工具，就算我是一個司機、餐廳服務生，我都會繼續玩音樂。」

我們相見在阿凱開設的海邊卡夫卡咖啡廳，位在台大公館附近，遠離喧囂的巷子裡，一個5年前築起的小天堂。海邊卡夫卡，是一個阿凱「以理想而打造的場域，用自

己喜歡的方式，打造海邊卡夫卡咖啡廳的獨特樣貌」。走進裡頭，有一大片的CD牆，設備良好的音響和放滿藍小說的書架，不時還有攝影展、獨特的不插電的表演。談到卡夫卡設立的過程阿凱說，「當初和挪威森林的阿寬一起合作，想從開店中學習像現金週轉、與房東溝通等商業手腕。」但阿凱說，這裡已是喜愛音樂欣賞與熱愛創作的音樂人聚集的地方。同時也讓音樂人有更多地方可以發表場域。

遊走於多重身分中，都是活在興趣，並運用專業，阿凱說這是一種「風險的分擔」。近年和主流公司簽約，可以讓他們有更多的通路，可以有更好的資源去嘗試，像是使用強力錄音室，音樂和影像的結合，還有可以在KTV唱到1976的歌，都是1976地下時期沒有的。阿凱坦白說，「我也想紅，有很多影響力。」也就是說，「讓更多人知道很小的事，連我都可以做到，任何有夢想的人一定也可以。」不過歌迷的支持是音樂人最重要的力量，阿凱回憶，2008的野台開唱很驚訝也很感動！「因為我們上場的時候狂風暴雨，雷聲雨落，我當時很緊張的好怕大家都跑走，但大家卻把雨傘拋下，雙手高高舉起，和我一起唱著。」那是一種「做音樂雖然久，但比以前更喜歡。」

當年那玩著搖滾樂的男孩，在河岸長堤談論著村上春樹，想念著淡水最壯觀的夕陽，漁火接手點亮，觀音山肅穆沈靜……對城市長大的阿凱來說，淡水的美，依然深深的吸引阿凱，牽著心儀女孩的手回到淡水定居，如同阿凱在《方向感》「我並不想成為誰的指南針／也許妳該學習相信／自己的方向感」所說，應該尋著自己夢想的路，自信地一步步的往前走去，朝向更多元，且無限的延伸和發展。我聽見阿凱義無反顧地說：「找到自己喜歡的，因為自己喜歡的沒有壞處。」

